

I'M A PIPE

何翔宇说何翔宇是一个乳白色的管子

文 Article > 元昕 Qi Xin
图 Pictures > 北京空白空间

“何翔宇是个什么？一个容器吗？”

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采访已进入尾声，何翔宇，这个生于1986年的艺术家，有一种非常朴素而又广博的气度，那种不仅仅只是来自艺术家、而是来自生命深处的气息，使得我忽然想起这个问题。

他迅速地答道：“是一个管子，塑料的，乳白色。”

这是一个无限流通而又无穷变动的意象。自2008年起，从两个不论空间、时间、金钱，还是资源、人力、观念等不同角度都给艺术界带来一定刺激的“大作品”（注：《可乐计划》“2008年，他把127吨可乐成吨成吨地熬成了炭渣，整个计划有全面的方案、草图及衍生作品，如用可乐炭渣的墨创作的山水与书法。这一系列的物质实践的背后也有着非常齐备的观念设置，可口可乐既是一个全球性的消费主义符号，也是一种日常性的生活必备物品，而127吨的数量则是他家乡丹东宽甸小城一年的可口可乐销量，而熬煮过后，这一堆关于可口可乐的社会学样本则蒸发了它所有的信息，变成了一种纯然的观念及美学姿态。整个计划也充分编织进了各种社会系统的肌理中，何翔宇必须绕过当地的代理商，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关系才能搞到巨量的可乐，而整个耗时两年的计划更使他面临着细节无数的管理问题……”——引自艺术评论家鲍栋。）渐从同年代的艺术家中跳脱而出。而自2012年，当他携新作《我们所创造的都不是我们自己》（UCCA正在展出中，2015.6.11-8.9）再度出现，仿佛带着某种异乎寻常的神秘、开阔与未知，开启了这个“管道”更具生命本质意义的扩容。

这一切，就从2012年何翔宇的舌头偶然抵达其上颚开始。

2012年这一年的“生活事件”，是他从北京搬去了匹兹堡，和一个韩国女生结了婚。她说英语，他讲中文。有时说着说着，舌头就忽然搁浅。城市小而陌生，他不愿出门，那运动因子非常强大的四肢，时常被闲置。曾经搞的都是“大项目”，在这个新地方，却是无从下手，那被训练得很是强悍的大脑，有时就会跳闸……好像忽然间，所有的感官与四肢在一种生命力的暂时缓冲中都换了一种姿态，他敏感而又微妙地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个人，那种躯体性的真切的存在。对，就是那种，何翔宇这个人，作为一个生命、一个肉体，在一种封闭的空间环境与静谧的感受状态中，缓缓地，醒转过来。就好比，你一直都知道你有脚，但是这一次，你平生第一次感受到，它踩在土地上的那种踏实。

那么舌抵上颚那一刻发生了什么？又为什么发生？

现在想来，也许，地理、文化、食物、空气、语言、甚至是情感上的猛然转换，使得躯体与精神上的所有无法适应与不能释放的体验，如同并发症，在同一时间拥堵于这个身体里，然后，它们一并直抵喉咙，凝缩为一种接近“失声”的感受。上颚那个地带，对身体和生命来说，有一种生物学上的宿命意味，因为它几乎是无可替代的生命通道，某天，当他的舌尖抵达上颚，他忽然想，要把它画出来。

把舌头感知到的上颚，用墨画出来。把内部的空间关系和感受画出来。把你明明知道它在那儿却完全看不到的东西画出来。把一种前所未有的未知画出来。把他自己，画出来。

而也许并非偶然，禅修即是从舌抵上颚开始。何翔宇没有想到的是，直到今天，这个依然在进行、又加入了很多突破学科边界的实验的项目，就像一次神秘的内观，使他对自身的通感探索达致一种极限状态，情绪亦在此过程中从变动不居到得以平复。而这恰恰是一次生命的自证与体验之旅，如此，回到他这一系列作品的名字：《我们所创造的一切都不是我们自己》，我们其实是被



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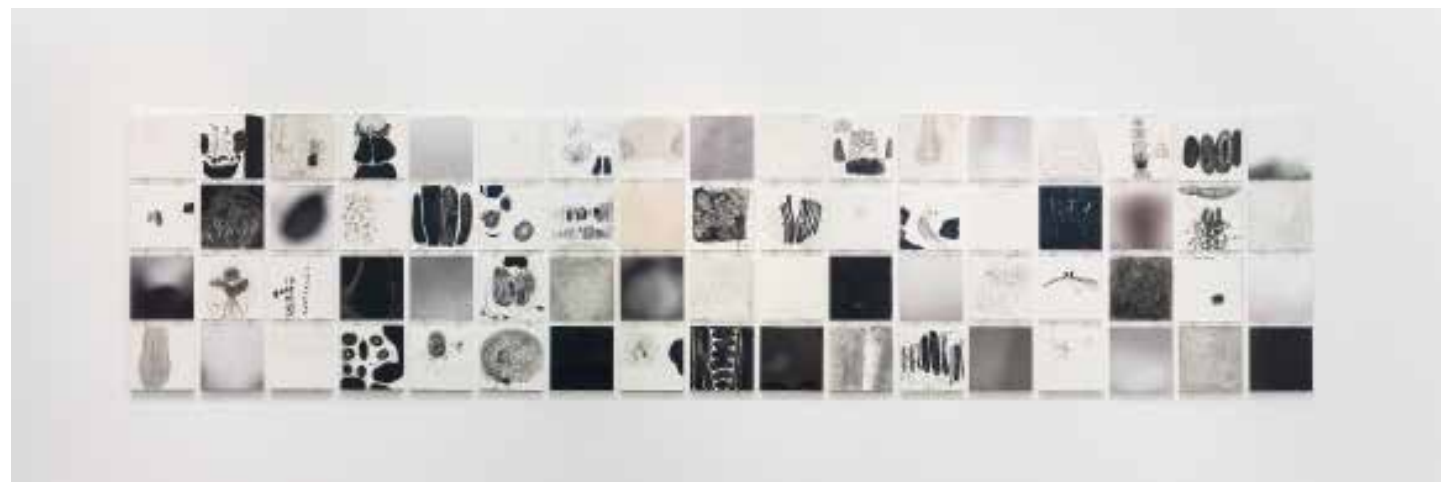
1-2 > 我们所创造的一切都不是我们自己 Everything We Create is not Ourselves, 2013, 铜
3 > 我们所创造的一切都不是我们自己68 - 4 Everything We Create is not Ourselves 68 - 4, 2015, 纸上水彩, 喷墨打印
4 > 我们所创造的一切都不是我们自己68 - 3 Everything We Create is not Ourselves 68 - 3, 2015, 纸上水彩, 喷墨打印



2



3



4



1



2

我们的体验，创造着，我们也是自身体验的绝对创造者。

“刚开始我感知能力特别差，需要强迫自己去感知它。然后我基本是以本能的方式去画，因为我看不到里面，我也没办法运用我读书时候学的绘画逻辑，例如点线面关系之类的方式去画，因为舌头、上颚、大脑以及手和眼睛同时在工作，我感觉自己已经到了极限的状态，没办法再去深入考虑这个画面要怎么控制，在艺术上更完美。这些绘画上面都有日期和时间，我其实没有把它当成绘画，因为在这个周期中，后来的变化让我感觉这更多是一种训练的过程，可能有点像在跑步机上跑完之后留下一个数据。”

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训练过程，它使何翔宇变成了一个无限转换器，他必须随时在触觉、想象、可视、感受、与绘画之间来回转换，他必须使自己变为一个媒介，一个保持着高度敏感性的媒介，将那些行踪不定的、穿行于左右脑间的信息即刻处理与转译。到后期，他已经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甚至上颚已溃瘍，他还是要以一种完全未知的状态中去表达一种已知，在一种不确定的情况下去呈现确定，有一个阶段，他的情绪开始波动：焦虑、急躁、恐惧，他会觉得舌头是在监狱里，它每天早上起来就自动开始工作，“它不受你的控制，感觉你的身体里出现了另一个个体”。

“然后到了第三个阶段，这又变得平常，但是这会缓慢地呈现出来。到现在的这个阶段我可以很顺畅地控制舌头本身，再然后，舌头和上颚变成两个个体，它俩可以很自由地沟通、交流，然后给我大脑传递出两条不同的信息”。至此，这一探索达到了一个玄妙的阶段，舌头与上颚在高强度的训练中，各自充满了充沛的意识与力量，作为身体器官，它们真切地完成了一种复活与再生，又因

为这种复苏的感受力与创造力，被确定了其独特性与绝对意义上的存在。

那么也许我们可以想象，何翔宇从艺术的角度给生命带来了一种可能，人类躯体中的任何一个部位，都可以在这样的一种高度警觉与高能训练中，充满生命意志。某种意义上说，这是一种脑能训练，同时，更是灵性的开启。

“这个作品给我带来很多转变，有时候喝一口水，我都会感知这口水到底有多‘长’，甚至我可以具体画出来。”最后，他又让色彩参与进来，他幻想口腔的颜色是粉色、紫色，然后他又慢慢开始幻想有阳光撒进口腔……

显然，这已经是一种深度的冥想状态了，而粉色、紫色与光的出现，对应着一种殊胜、柔和的生命感受，光的抵达是冥想的终极状态，它会带来与宇宙的合一感，这是一种明显的超意识体验。也就是说，自舌抵上颚那一刻起，经由漫长的封闭与开启、转变与固化、交叉与平行、无色与多彩、黑暗与光明……的身体与意识探索，何翔宇以一种艺术的语言，完整地表达了生命的一次觉醒之旅，并极具创见地整合了一次关于存在的证悟。

然后，这个项目，未完待续。

以下采访关于何翔宇的艺术脉络、关于他被流传的富二代身份，关于他的直觉与生活乐趣……这是一个把生命的思考变成艺术主题的严肃艺术家，他正在试图冲破某些集体的与个体的边界与桎梏，尝试去创造出某种无滞无碍的美。

而他是这样的年轻。

Q=元昕；A=何翔宇

Q > 我想缕清一个脉络。从《可乐计划》说起，这个项目给你的最大挑战是什么？

A > 我觉得都挺大的，比如工人受伤了，你去医院陪着他缝针。比如找人去焊一个大铁锅，还有资金的筹备……我觉得任何一个挑战对我都挺大的。因为我就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，对于任何事物都没有识别能力，比如对社会、对项目，都没有识别能力，完全是全新的，我需要解决所有的问题。

Q > 那段时间你焦虑吗？

A > 焦虑，不光是焦虑，还害怕。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整个人是蒙的，晕的。

Q > 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你觉得这个事好像快成了？

A > 一直都没有。直到最后，大家都很喜欢这个作品，我都还觉得挺晕的。现在好一些了。

Q > 做完这个项目之后的何翔宇，和之前有什么不同？

A > 就是多了一些经验吧。

Q > 你觉得经验对于一个艺术家，尤其是像你这么年轻的一个艺术家，意味着什么？

A > 我说不出来意味着什么，但是经验里面有65%是不好的。它会影响到你接下来的一些判断。它会把你的敏感度和直觉覆盖掉。我会慢慢把这些经验代谢掉。所以我不断地在尝试全新的方式，就是为了不去用我以前的经验。

Q > 剩下那35%是什么呢？

A > 可能是自信啊、坚强啊、意志力吧。



3

1 > 我们所创造的一切都不是我们自己130 - 1 Everything We Create is not Ourselves 130 - 1, 2014, 纸上水彩
 2 > 我们所创造的一切都不是我们自己 16 - 1 Everything We Create is not Ourselves 16 - 1, 2012 - 2013, 纸本, 墨, 水彩, 铅笔, 综合材料
 3 > 可口可乐照片 Coca-Cola Project Photo, 2009-2010, C-print



1

Q > 内化成人格当中的东西了。

A > 对。

Q > 《马拉之死》(注:何翔宇在《马拉之死》(2011年)中模拟了一具艾未未的“尸体”,一个真人尺寸的树脂雕塑,这不仅是对其本人形象的庄严挪用,更将一种激进主义态度的立场提供给了观者。),老艺术家是啥反应?

A > 他很喜欢,说:“做的挺像啊,胡子都那么像。”

Q > 这是积极的反应?

A > 我不知道,他那么聪明,我真的看不出来是不是积极。其实这个作品我就是表达一种态度。

Q > 《我的梦想》(2012)(注:继艾未未的“尸体”后,何翔宇又创造了一具自己的“尸体”,像是一次他对自己的审慎反观。)那个作品,当你看着自己的“尸体”毫发毕现的出现在你面前那一刻,什么感受?

A > 我看到我自己,觉得不太像。比我做得小一点,不太像。其他没什么感觉。

Q > 这个作品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你试图挣脱经验的东西?

A > 做那个作品的正是在我的生活发生了一些改变之后,我和我太太结婚,然后搬到美国,我的所有经验在变化,还有我看待事物的方法也发生了变化,这个变化是把之前的那个我完全代谢掉了,其实我每天都在代谢,但是我觉得那一瞬间是最彻底的。

Q > 有放松感吗?

A > 没有放松感。新的东西还会进来。

Q > 是一个结束的仪式吗?

A > 之前的结束了。所以那个作品如果单从作品角度去看的话,它不是一

个全新的方式,它只是对我个人的经历和成长的一次阶段性的总结,我觉得就像很多画家喜欢给自己画自画像一样,嗯,这种感觉比较接近。

Q > 你在多大程度上使用直觉?

A > 我在摇骰子的时候都会使用直觉。没有直觉就不准了,我用直觉就可以准确地知道里面的数字是几,但如果我不用的话,就总也猜不中。只能用了才能猜中。而且摇停的那一瞬间,从你脑子里滑过的那个数字,你要把它抓到。你抓到的第二个数字都是不准的。你说出了第二个,但是一打开就是第一个数字。

Q > 这是你的超能力?

A > 好多人都会有吧,只要你认真,集中精力感受。这些都没有那么玄,其实只要把你自己练得高度集中精力,认真,就可以。

Q > 你会刻意地去训练这个高度直觉吗?

A > 我觉得开快车就是这样,因为你要判断前面的车的行走路线,还有你的车跟左边的、右边的还有前面的车的距离,还有你的速度到达那个时候你可不可以过去,我从一开始学车就开得非常快。

Q > 坊间传说你是富二代,是吗?

A > 我们看问题可能都会看最后的结果,或者比较基础性的一个感觉,大家可能觉得我有雄厚的经济基础,但确实不是这样的,我做《可乐计划》时一分钱没有,我当时雇了一个小助手,最开始一个月给他一千二人民币,我还欠他六个月工资,这个人现在是我特别好的哥们,刚才还给我发微信了。我上大学时老去古玩城玩,有一些老头特别喜欢我,一个大爷看我长得比较憨厚,就带我去喝茶,然后就很便宜的,几十块钱,几百块钱卖我点东西,慢慢我再把它们卖掉,赚了一些钱。然后我去了一次云南,收了一些古董,回来之后都卖掉。有的东西当时是三千、两千收的,最后卖到了五六万,我就拿这个钱去做的《可乐计划》。

我家是丹东边上的一个小城,那里打车两块钱可以绕整个县城一圈,我最早从沈阳来北京,坐那种绿皮火车,差不多凌晨两点钟到北京站,住在北京,早上买这么大大一张葱油饼,然后坐地铁到东直门,再倒车去看展览……

Q > 当你成名之后,别人对你就有很多演绎,你听到之后会有什么感觉?

A > 我没成名,就是比较活跃,然后引起了大家的一些关注。我会慢慢地让大家知道真实的我是什么状态。

Q > 你现在的经济状态怎么样?

A > 《可乐计划》卖的钱全部都投进了《坦克计划》(注:《坦克计划2011-2013》2013年初在UCCA大厅中展出的“坦克计划”是何翔宇这个阶段工作的最成功案例,用专供奢侈品业的进口皮革翻制了一个中国军队中的坦克,整个计划从测量、建模、裁剪、塑形、组装、运输无一不耗费巨大但在精确控制中,最后展厅中的漂亮、昂贵、雄心勃勃但又瘫软无力的皮坦克也最大化地激发了观众和媒体,生产出了从“景观”到“后极权”等一系列意料之中的话题。——引自艺术评论家鲍栋)里,当时我想找一些厂家赞助,但是没有人愿意做。直到有一天把所有《可乐》赚来的钱都花完了,我就找一个台湾藏家,他对我特别好,我说没钱了,几十个工人在等着,没有钱,他们就会走。他问我需要多少钱,我说大概三十万,他说好。我当时也没抱太大的希望,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,我收到了钱进账的信息,心里特别感动。那种感动就是觉得真的是有人在帮我,我就赶紧去银行,把事情安排好,随后坦克这件作品参加了尤伦斯当代艺术的展览“ONIOFF”。

Q > 你生命当中这种贵人多吗?

A > 挺多的。

Q > 是不是有什么不可知的原因,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贵人的。

A > 还要对别人好一点吧,要直接。比如我们去看一个作品,好就是好,不好就是不好。

Q > 你很真实。

A > 这是最直接的生活方式。

Q > 你在艺术上的野心是什么?

A > 其实我没有别的野心。我就是按照一个特定的方式慢慢地往前走,可



2



3

能野心就是能在一些方面有些突破吧。我觉得这个是我的野心。我的装置能有一些推动。我想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。

Q > 艺术史上的一个突破。

A > 说起来有点大。

Q > 但你做到了自然就是这样了。你内心里的标杆是谁?

A > 没标杆。凭着感觉走。如果有标杆,那就工作不了了。难就难在没有标杆。

Q > 你这么成熟,可能是你很多前辈的艺术家很难达到的。你觉得主要来自于什么?

A > 视野,勤奋。我觉得我很勤奋。在我这里不存在想,只有做,我会把所有我想到的东西尽一切努力做出来,然后我会和它待上一段时间,看看我的感受,不舒服就毁掉。

Q > 你还会些什么?

A > 茶道,花道,十米跳台,蛙泳,香道,蛙泳还是国家二级运动员。

Q > 天啊,你怎么会这么多东西?它们都给你带来什么?

A > 比如茶道,我觉得茶道里的肢体因素还是挺多的,在这个层面,它完全超越了以美学为基础的所谓茶道的概念,就是你对身体修养的一个内需。然后花道,我学到最大的一个内容是,你怎样去感知一个生命的变化。比如说,每天早上七点上课,老师七点之前就得把花摆好,然后把花放到水桶里去。他会让你自己去挑,然后去插,插的过程中,这个花慢慢的在展开、在变化,你要考虑到这个变化。插完了以后,要拍照,拍照的时候,好多花就已经变了位置,因为它自己在生长,所以你要预测到,它生长那个的位置……

Q > 这些东西给你的艺术带来的养份是什么?

A > 没有具体的吧,我觉得修养真的不能具体,它可能就是最终会流露出来。■(编辑: 斤听)

1 > 坦克计划 Tank Project, 2011-2013, 植鞣革vegetable tanned leather
2 > 马拉之死 The Death of Marat, 2011, 玻璃钢, 仿真硅胶雕塑
3 > 我的梦想 My Fantasy, 2012, 仿真硅胶, 玻璃钢, 衣服